

· 獨 幕 話 劇 ·

改 造

劉 一 華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“改造”是一個反映我國過渡時期，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劇本。它通過對不法資本家錢有萬抽走資金、投機倒把，並惡毒的企圖炸毀熔爐等拒絕改造的事實的描寫，一方面揭露了不法資本家的醜惡面目和唯利是圖的本質，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工人對私營工商業的監督作用，和人民的稅務工作人員對革命大公無私的工作作風。

另外，劇中也通過不同資本家對社會主義改造的不同態度，指出了私營工商業者只有努力創造條件，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，才是有前途的。

改 造

劉 一 華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瀋陽市馬路灣）

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—號

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

編號：4219·787×1092 1/32 14印張·26,000字

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,055 定價：一角二分

·獨幕話劇·

改 造

劉 一 華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

時 間：一九五四年春，一天中午。

地 點：某大城市一個國家資本主義中級形式加工訂貨戶的鐵工廠裏。

這個工廠過去在自產自銷的經營中，曾經因供、產、銷不平衡，而造成賠累。“五反”運動後開始為國家大量加工訂貨，逐漸轉變了過去的局面。生產不斷發展，營業日益繁榮。

人 物：（以出場先後為序）

錢有萬——五十二歲，萬利商行的經理，萬興工廠的股東。

金子貴——五十歲，萬興工廠的經理。

金 妻——四十九歲，金子貴的妻子。

田利民——二十五歲，工人，萬興工廠的工會主席。

李 莉——二十二歲，稅務局的女外勤工作人員。

金 華——十七歲，金子貴的女兒，某中學的學生。

張 六——十八歲，萬興工廠的青工。

佈 景：這裏是萬興工廠的會客室。整個屋子的面積是很寬大的。舞台正面偏右是西式百葉落地窗，上面掛着分向兩側的已經有些褪了色的粉紅色窗簾。陽光透射進來，室內的光綫很充足。從這裏看出去是廠房和院落。窗子旁邊放着許多花盆，一棵“萬年青”已經枯萎凋落，除了幾片僅有的葉子外，幾乎只剩下了乾枯的枝幹。偏左處是一個古銅色的酒台，裏面放

着一些形狀不同的酒瓶。舞台右側與正面斜角處，是通往廠房和院中的門，可以直通外面。門旁有衣架、籐椅，還有一個大型座地的無線電收音機。舞台左側是通往經理住宅的走廊，兩扇門經常開着，此門通經理臥室和廚房，門裏側置一書櫥，門外側有木製高脚枱，上罩潔白枱布，上面放着電話。舞台中央略偏右處置一套沙發，中間有茶几，上有煙孟和茶具。偏左處有一中型方桌，周圍有四把椅子。整個室內陳設的色調，看來是不够十分調和的。

幕 啓：錢有萬、金子貴、金妻三人在場。方桌上擺滿着菜碟、酒瓶、杯子、食具等物。這是金妻爲金子貴五十壽辰準備的賀宴。

金妻身着半截圍裙，雙手持一方盤，正在將剛剛做好的熱菜放在桌子上。看來這是她親手做的。她是一個近五十歲的人，穿得比較樸素，但很闊氣。是個頗關心丈夫，愛多嘴，不肯吃虧的老年婦人。

金子貴頭髮斑白，削瘦的身軀，穿着一套整潔的中山服。是一個經營鐵工廠爲時甚久的老闆。胆小，謹慎，爲人比較直爽，性情有些暴躁。此刻，他正舉着酒杯向錢有萬讓酒。

錢有萬身軀較胖，但很虛弱，頭髮灰白，身穿對襟短服，白袖口露在外面。是一個一貫以搞買搞賣，買空賣空爲業的投機商人。狡猾，陰險，常常是笑面迎人，腹內藏刀。他文化程度不算高，但頗愛不太恰當的玩詞弄句，咬文嚼字。這時，他正咧着嘴響亮的笑着，手中高舉酒杯。

錢有萬：（暢快地笑）……哈哈……子貴！你的五十壽辰，半百

之年，我是要多喝點兒。這沒問題。來！……（碰杯，一飲而盡）……烈酒暖人心，今兒個是酒逢知己……（見金子貴未喝淨）乾了！乾了！……

金子貴：（略一乾咳，飲盡）你是“海量”，我跟你可碰不起呀！

金 妻：（一邊佈置一邊說着）喝吧！錢掌櫃，今兒個準讓你酒足飯飽。

錢有萬：弟妹，我先致謝。

金子貴：（指桌上的菜）沒啥好的，有萬，壓一壓！

錢有萬：（讚賞地）美酒佳餚。……這年頭就是吃點、喝點合算，先鬧一副好“下水”。……哈哈……

金 妻：（向錢有萬）你不是得意我做的“紅燜魚”嗎！一會兒就到。

錢有萬：（故意地）弟妹，你別光張羅我。（提醒她）後屋李莉，今兒個你也得好好款待款待呀！

金 妻：沒錯兒。我外甥女兒沒說的。

錢有萬：（深有含意地）這可不光是爲子貴賀壽啊！……

金 妻：（會意地接過來）我知道你的心思。（一笑）昨兒個李莉他們查了你的稅，今兒個我給你通融通融。

錢有萬：（正合本意）哎！明人不講暗話。弟妹的心地就是寬暢、豁亮。嘿嘿……

金 妻：（把涼菜收到方盤內）昨兒個晚上我打電話叫她來，她很痛快地答應了，今兒個晌午就來了。這和往常可不一樣，往常過年過節請她來，她總是不肯來，她能來這就有門兒。

錢有萬：（討好地讚揚）費心哪！弟妹，我就全託咐給你了。

金 妻：孩子不能不幫忙，你就放心吧！（端着盤子欲走）

錢有萬：弟妹，喝點再走。

金 妻：廚房離不開人，你們先喝吧！

錢有萬：全靠你的老面子。弟妹，你先給一個話兒，要趁她在這兒我能見見她才好呢！

金 妻：不忙。你別沉不住氣。

（金妻自通走廊門下。金子貴斟酒，略靜場。）

金子貴：有萬，昨兒個他們查的怎麼樣？

錢有萬：黃偉這傢伙是挺厲害，扣的狠，查的深。你這個未來的外甥女婿可真不開面兒。（頓）賬面上倒不怕他們，就怕有內綫。

金子貴：櫃上的店員不都不错嗎？

錢有萬：現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不能說都靠得住。

金子貴：可也是，人心不穩哪！（舉起酒杯來）

錢有萬：（想着心事）李莉要是能幫幫忙，這回就許不會出錯兒。

金子貴：我看，她不能不給個面子。

錢有萬：可也別太樂觀。這事她要不幫忙，鬧大發了，你我都別想清閒。

金子貴：你說萬興廠他們也會……

錢有萬：怎麼不會呢！反正有“把”的燒餅，這嚙在你手裏攥着，李莉她這一來事情就好辦。（一笑）咱們給她個“層層控制”，黃偉再厲害，也跑不出咱們的手心。

金子貴：（又舉起酒杯）錯不了，來！隨便，別停着。

（二人繼續飲酒吃菜。靜默片刻。）

錢有萬：（皺了皺眉頭，嘆息地）看起來，真是“羅鍋”上山步步緊哪！“五反”給了咱們一個大教訓，總路線這一公佈，咱們可真是大夢初醒。

金子貴：（靜默未語）……

錢有萬：（開導地）子貴呀！俗語說得好：“識時務者為俊傑”。

政府這麼一擠，買賣的前途，可就“屈指可數，醒目可見”了！

金子貴：這是哪的話。有萬，憑良心說，政府對咱們廠子可真給了不少照顧。

錢有萬：（略一沉吟）可剛才你說的，我可不贊成。

金子貴：（不放棄自己原來的意見）這你知道，加工的活這麼多，還不是政府對咱們的照顧嗎！要我看，萬興廠現在要再不改修熔爐，增添設備，可就沒法應付了。

錢有萬：你呀，子貴，還是沒轉過“向”來。

金子貴：（不以爲然地）可咱們不能眼睜着把有利的活兒往外推呀！誰有了肥的還想吃瘦的？你說，財神找到門上來，咱還不幹？……你看，現在咱們是原料不用愁，銷路不用管。說句實在的，要攔早頭光這兩樣，也早就把咱給壓趴下了。

錢有萬：增添設備倒不難，可是這資金呢？

金子貴：咱們有盈餘呀！

錢有萬：這啥的盈餘可不能往廠子裏“裏”，應該往外“抽”！

金子貴：（有些愕然）還往外抽？

錢有萬：對了，趕快抽！再不抽就越來越累贅，慢慢就都“改造”成人家的了。

金子貴：再抽，這個廠子怎麼辦？

錢有萬：這沒問題。子貴，廠子垮就垮唄！“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”。別捨不得，越捨不得就陷的越深。再說，設備一增，工人越多，咱們就越受拘束，何苦自找麻煩！

金子貴：（思考着）……眼前可怎麼辦？這是工人們的建議啊！

錢有萬：建議是建議，增不增那可在咱們。

金子貴：（擔心地）有盈餘往外抽，不擴大生產。有萬，這對政府，對工人可都說不出哇！（一停）再說，我在勞資協商會上又答應了他們。（猶豫地）這要是不解決的話……

錢有萬：沒問題。說是說，做是做。他們沒有權利干涉資方的經營。

金子貴：話也不能這麼說。你說，總路綫要咱們接受“政府的管理”，又要接受“國營經濟的領導”，還要接受“工人羣衆的監督”……這些，你說哪一樣咱們敢違抗？就打不全接受，可也總得多少接受點兒呀！

錢有萬：（冷笑）子貴，接受不接受咱心裏有數。誰還能鑽到咱們心裏去看呢！（舉起酒杯）來，喝……（他們又繼續斟酒，暢飲。沉靜少許。錢有萬感慨地）這幾年我在萬興廠的資金，可真沒得到多大好處，上次那幾筆要照你的意思辦，怕還是抽不出來。

金子貴：人都是往前奔，誰還不願意自己的買賣越來越大呢！

錢有萬：現在可不行嘍！人家不都說嗎，總路綫更加明確了，人家明確的是社會主義的路，咱們那條路被人家給堵死啦！

金子貴：可也真是，總路綫這一規定，又是“利用”，又是“限制”，又是“改造”……

錢有萬：（頗爲自負地）所以我說，咱們得趁着這個機會來一個“轉變”。

金子貴：你是說……

錢有萬：（做了一個手勢）把資金抽出來，讓它無影無踪的“空中飛”。

金子貴：像你存在這裏的那批暗貨那麼幹？

錢有萬：（得意地）對，神不知鬼不覺，廠子垮了不要緊，咱們手中有“厚程”，這叫“船破有底，底破有幫”……

（錢有萬又咧着嘴響亮地笑起來。金子貴在默默地考慮着。）

（這時候，工人田利民上。他穿着一身工作服，兩隻袖子捲上小半截，露着肌肉突起的胳膊。個子雖不算太高，但很壯實。精神振奮。是一個性

格直爽明朗，鬥爭性很強，待人處事非常忠誠老實而又極為誠懇的人。他看了看錢有萬和金子貴的神色，走進來。）

（錢有萬馬上很不自然地收斂了自己的笑容。）

金子貴：田師傅來啦！一塊兒喝點兒。

錢有萬：來，來，喝兩盅。

田利民：我不會喝，你們請吧。

錢有萬：別客氣，年輕人也得學着點。不喝酒可不知道這酒中的樂趣兒。嘿嘿……

田利民：（坐在沙發上）金經理，加工的料張六拉回來了，你看咋辦？

金子貴：沒錯兒。田師傅，你就領着大夥幹吧！

田利民：我領着幹倒沒啥。可是改修熔爐增添設備的問題不解決，光幹也不行啊！

錢有萬：這沒問題。田師傅，剛才金經理還跟我研究了半天。

田利民：廠東也參加意見那更好啦！（看金子貴，等待着他的答覆）

金子貴：田師傅，這不是個簡單事，咱得研究研究。

田利民：好，你說吧。

金子貴：改熔爐咱得先停火，增設備咱得準備料……

田利民：這些問題咱們早就考慮到了，勞資協商會上你不是都同意了嗎？

金子貴：可咱們不能性急呀！

田利民：金經理，勞資協商會的決議好幾個月了你也不執行。現在加工的料都到了，還不急？

金子貴：這，這不是個小事，咱們得慢慢兒來。

錢有萬：是啊，田師傅。

田利民：這批加工任務日期挺緊，合同上你簽了字，工會也做

了保證，慢慢兒來，誤了期怎麼辦？

金子貴：我也知道日期挺緊。可……可眼前款項湊不上來呀！

田利民：咱們廠子有盈餘，想解決還不好辦！

金子貴：（噙住）。

錢有萬：（接過來）田師傅，大家想辦法改進生產，這很好。這沒問題。對國家，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。可唯獨款子一時湊不上來，你也得在工人中多解釋解釋。嘿嘿……

田利民：我看不用解釋，大家心裏都有個數。這些事兒，誰心裏還不是一清二白的。

錢有萬：（笑面迎之）對。

田利民：（向金子貴）自從“五反”以後，工人更加提高了覺悟，勁頭多足啊！生產提高了，成本降低了……金經理，資方利潤不是也擴大了嗎？

金子貴：這倒不假。可事情都有個一時湊手不及呀！

錢有萬：是啊，買賣場中一時週轉不靈，這也是常事。

田利民：我看這是經營積極不積極的問題，恐怕不是什麼“湊手不及”吧！

金子貴：（支吾地）說這個，那……那只好看行動了……

田利民：行動很重要，接不接受改造，行動表現是個實際證明。金經理，生產的問題你這樣拖下去，這個行動……

錢有萬：（迎合地接過來）不錯，學習總路綫的時候，我也參加了工商界的會。人家說的明白，接受改造是大勢所趨，人心所向。說實在的，不明大義的人現在怕是不多了。

田利民：“不多”總不是“沒有”。錢經理，行動可不是光嘴頭子上說幾句好聽的。

錢有萬：（有些狼狽）對，這沒問題。

田利民：不是沒問題，問題是很大。不執行決議，這還不是個

大問題？

金子貴：田師傅，你是說……

田利民：我是說，咱可不能拿加工任務當兒戲。

金子貴：（吃不住勁地）你說我拿這個當兒戲？

田利民：咱們說到哪兒，就得做到哪兒。

金子貴：我這可不是不做呀！

田利民：金經理，這麼拖下去，到時候要完不成加工任務，那可是破壞國家計劃呀！

金子貴：（不悅地）你說我這是破壞？

田利民：要是悞了國家的需要，那，金經理……

金子貴：（受不住地截斷）你這是給我扣帽子。

田利民：金經理，我這樣提醒你有好處。

金子貴：你這麼提醒，我可受不了。

田利民：那就應該執行決議和加工合同。

金子貴：你這是管制我。

田利民：金經理，我有責任跟你提這個意見。因為加工任務不光是你的責任，也是我們的責任。

金子貴：（怒惱地）要這麼說，我沒有資金，爐子改不了，設備也不能增。

田利民：（鄭重地）金經理，這得有理由。

金子貴：（受不了地）我沒什麼理由。

田利民：（肅然）那勞資決議就得執行，加工日期也不能拖長。

金子貴：你說怎麼辦吧！

田利民：我就是要問問資方想怎麼解決。

錢有萬：咳……肝火太盛。火氣這麼大幹啥！（向金子貴）子貴，人家工會主席有這個責任。

田利民：金經理，廠子的公積金和盈餘不是款嗎？

金子貴：（迴避地）那些款，有那些款的用處。

田利民：工會倒很想知道這些款是怎麼用的。

金子貴：你們沒有權利干涉資方的經營。

田利民：可是我們有義務幫助資方改善經營。

錢有萬：（向金子貴）算了，別吵了。這點小事咱們勞資雙方好核計。（又向田利民）田師傅，咱們慢慢談，好解決。

田利民：金經理，完成加工任務是勞資雙方的責任，咱得共同保證。

金子貴：我這可不是不積極呀！

田利民：（想了想）要是公積金和盈餘你心裏沒有數，工會可以抽幾個工人和會計，咱們馬上清理一下賬簿。

金子貴：（頓時一驚）

錢有萬：（和解地）算了，田師傅。我看清理不清理都行。事情商量着辦，沒有解決不了的。

田利民：勞方早就給資方把困難考慮到了，也都想辦法解決了。直到現在還正在研究着生產設備。金經理，這些你心裏不是不清楚。可你為什麼偏強調困難，一拖再拖呢？（略頓）工人要都像你這樣，爐子不修別說完不成加工任務，乾脆連活也不能幹。熔爐年頭多了，溫度高又危險，這些困難，你怎麼不想一想呢？

（金子貴啞言無語。沉靜。）

錢有萬：（想了半天）我看這麼辦吧，田師傅，呆會兒我再跟金經理核計核計，完了馬上告訴你。你看咋樣？

田利民：我看，行動不是等來的，乾脆，金經理，咱們一塊兒到爐上看看去。

金子貴：到爐上看什麼？

田利民：你看不修到底行不行。

金子貴：看不看都行。

錢有萬：（狡猾地）該修的就得修啊！子貴。（示意將田利民支走）走！咱們一塊兒去。

（田利民轉身走去，錢有萬使了個眼色，二人跟着同下。）

（這時，李莉自通走廊門上。她身着深藍色幹部服，兩條黑油油的長辮搭在身後，紅潤的面龐，黑眉圓眼，眼球閃閃發光，透露着她熱情、堅定而有毅力的性格。此刻，她正被金妻逼着走出來。金妻緊緊尾隨其後。）

金 妻：（見人均不在）人都哪去啦？怎麼喝着喝着都沒了。（向李莉）你坐下，孩子，我跟你說說。你錢大爺才剛還說要見見你呢！

李 莉：說吧！姨媽。

金 妻：（千頭萬緒地）你怎麼就不聽姨媽的話呢！黃偉幹啥還不全憑你一句話！你怎麼就不能把這事兒應下來呢？

李 莉：（溫和而坦然地）黃偉是國家的工作人員，是共產黨員，他爲人民服務，絕不能包庇資本家的不法行爲。這事我不能應，姨媽。

金 妻：（發急）看，你怎麼這麼犟。（懇切誠摯地）孩子，常言說：“人情大於王法”。你可別那麼死盯着一個點兒光圖積極，光圖進步呀！

李 莉：你說的不對，姨媽，是“法律”大於“人情”。

金 妻：（深覺不值一駁地）咳！傻孩子，都是那麼說唄，積極呀，進步呀，……可誰心眼兒裏還能沒有點兒私情！人要沒私，天打五雷轟。

李 莉：（被她的話逗得一笑）吓了我一跳。

金 妻：都是口頭上說的好聽。誰像你這麼“爲國秉忠”的幹哪！

李 莉：姨媽，你說這麼幹不對？

金 妻：對不對，也得看看跟誰呀。

李 莉：姨媽，跟誰都是一樣，我不能爲了情面，毀了我的工作，毀了我自己。

金 妻：我知道，孩子你剛強，要好兒，可這也得兩面都說得下去呀！

李 莉：（笑着）你讓我做“兩面派”？

金 妻：你們的新名詞兒，我可聽不懂。

李 莉：（微笑着）不是你不懂。姨媽，是你的思想還沒通。

金 妻：（否認地）我一個老太太了，哪兒還來的什麼思想？（又接着說下去）李莉，你說，你這一個人情能送多少人哪！

李 莉：可是你不知道，我送了這個人情，我會對不起多少人！

金 妻：（莫名其妙地）那你還對不起誰呀？

李 莉：這樣做，我對不起的是國家，是人民，是千千萬萬的人民。

金 妻：（唾棄地）這些人，人家誰知道你對得起，對不起呀！

李 莉：我有良心。姨媽，我的良心不允許我這樣做。

金 妻：（心酸地）孩子，你要有良心，你還記得你上學的時候，不都是你姨媽“拉扯”你長大的呀！那還是“滿洲國”那嚮，你姨父因爲買了一批原料，讓警察給抓去了。我常常不睡覺守着你和金華，怕你們冷着熱着的，你早晨上學的時候，我都是那麼早就把飯做好了等着你們。……難道這些你都忘了嗎？

李 莉：這些事我沒有忘，姨媽。

金 妻：（喜形於色）這不得啦，我就知道孩子你不是沒有心的人。（興奮地，滿以爲講通了）聽姨媽的話，沒壞處，照姨媽的道兒走，準讓你少得罪人。

李 莉：但是，姨媽……

金 妻：（誤以爲她胆小不敢做，給她壯胆地）孩子，你放心，別害怕。

姨媽告訴錢有萬讓他得了便宜別賣乖，準保誰也不知道。

李 莉：（爽直地）我不是怕，姨媽……

金 妻：（急接）不怕就更好了。我知道你這個倔脾氣，不做就不做，做了就不怕。呆一會兒我告訴錢有萬，別讓他懷裏老揣小兔子。

李 莉：（正直朗朗地）姨媽，你說錯了。我不能這樣做。

金 妻：（愕然）怎麼！又變卦了？

李 莉：我根本也沒答應這樣做。

金 妻：咳！我說了半天哪，都是白費。

李 莉：姨媽，你說的再多，這種事我也不能辦哪！

金 妻：（無奈地長出一口氣）咳！

李 莉：現在不同過去了。姨媽，過去敵僞的時候，姨父的工廠倒閉了。現在政府幫助把倒閉的工廠又扶起來了，咱們咋還能做對不起政府，對不起人民的事呢！

金 妻：孩子，我這麼大歲數了，跟你哀告這點小事，你都不可憐我？

李 莉：（懇摯地）姨媽，錢有萬做的違法事，咱們應該包庇嗎？不應該的。我看你應該好好勸勸我姨父，趁早和錢有萬這樣人斷絕關係，不然你們也會受拐帶的。姨媽，他這種人是必須好好改造的。

金 妻：（截斷她的話）行了。別跟我講大道理了，我聽不進去。（煩惱地）咳！我跟你說了半天……（忽然想起）我的“紅燜魚”還在鍋裏呢！……這是怎麼說的。……（着急地走去）八成都燒糊了！（迅速下）

（此刻，場上只剩下李莉一人。她在思索着什麼，忽而向通走廊門匆匆

走了幾步，但又堅定倔強地站住。走回來。）

李 莉：（思想很緊張，自語地）這個工作真不好做，黃偉說的很對，一定要多加警惕，堅持原則。（環視了一番自己的處境，鎮定片刻，然後去掛電話）

（這時候，金華自通外門上。她是一個十六、七歲的少女，心地潔白，思想純真。見到不合理的事情，總愛憤憤不平。她穿着一身學生服，前懷的衣襟開着，白衣領翻在外面。左肩上揹一個長帶花布書包。很活潑地大步走入室內。她見李莉正在掛電話，靜聽未語。）

李 莉：（打電話）……你是哪兒！……喂，你是黃偉嗎？……是我。怎麼樣？……什麼？萬興廠的貨是錢有萬的！（欣悅地）好啊！……好……好的。（一笑）把我拉下水？放心吧，我還要把他們從水裏拉上來呢！（放下電話）

金 華：（走過來握手）莉姐……

李 莉：噢，是你啊！啥時候進來的？

金 華：你打電話的時候我進來的。莉姐，你咋老也不來串門呢！這兩天我爸爸和媽媽常叨咕你呢。（少停）剛才電話裏說什麼貨是錢有萬的？

李 莉：姨父給錢有萬藏了一批暗貨。

金 華：（驚訝地）我爸爸？

李 莉：是啊。姨媽還勸我包庇錢有萬呢！

金 華：（生氣地）我真想幫助爸爸和媽媽進步，讓他們認清今天的時代和自己的前途。（沒有辦法地）可我跟他們說，他們就是不聽。我真恨我自己，為什麼說服不了他們！

李 莉：（安慰地）慢慢來，教育是長期的，咱要耐心，別灰心。說服不是一下子就能見效的。

金 華：（想了想，賭氣地）我看就得吵架。

李 莉：為什麼要吵架呢？